



張
弓

辩说纵横

张 仪

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，社会急速转型，思想又在极大发展。动荡的政治，频繁战争，使社会原有的结构迅速发生位移，一大批布衣之士，凭着个人的才智从底层迅速升起，他们在四海之内到处奔走，出售自己，只要被哪个诸侯任用就奋其智能为这个诸侯谋取最大的政治、经济利益，而自己也在过程中谋取富贵，实现他们当时所拥有的人生价值观念。这些人，数量相当可观，因此他们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令人激动的活剧，这些活剧似乎至今还闪烁着不灭的光彩。

在上演活剧的人中，有两个人物最令人不能忘怀，一个是苏秦，另一个是张仪。这里，我们先谈谈张仪，看看他依靠什么，又怎样在那动荡的时代大潮中游浮自如，最后又怎样悲惨地死去，结束了他充满传奇意味的一生。我想，通过对张仪一生主要行事的了解，我们也许会对那个时代加深一些认识。



战国时，中国大地上有所谓七雄，就是齐、楚、燕、韩

赵、魏、秦。其中的韩、赵、魏，是从春秋时晋国的几位卿发展来的，所以又叫做“三晋”。张仪，我们书中的这位主角，就是魏人。

据传，张仪年轻的时候，曾经同洛阳人苏秦一起师事鬼谷子先生，学习“术”。苏秦自以为不如张仪。所谓“术”，大概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方法、技能以及对某种学说的掌握与坚持。比如人们常说“儒术”“道术”“纵横术”，以及“数术”“相术”等，就具体地展示了“术”这个概念广泛的内涵。

张仪从师学术多年，从他后来行为的特点上看，他大概是学的纵横术、诡辩术之类的东西。张仪学了数年之后，离开老师，游说诸侯。他曾和楚国的相在一起饮酒，饮酒之后，楚相发觉自己的玉璧不见了。楚相的门下怀疑张仪偷了玉璧，说：“张仪贫穷而无行，一定是他偷窃了相君之璧。”这一说，大家不问皂白，把张仪捉住了，用竹条子打了他数百下，张仪因为并没有偷窃玉璧，抵死不服，无奈只好把他放了。张仪回到家中，狼狈不堪，遍体鳞伤，他的妻子说：“唉！你如果不读书，不去游说，哪里会受到这样的侮辱呢？”张仪对妻子说：“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？”他妻子笑着说：“舌头还在呢。”张仪于是笑嘻嘻地说：“这就行了。”

此时，苏秦已经说服了赵王，实行了合纵，山东六国相约纵秦。苏秦知道秦国实力强大，怕秦出潼关、函谷关东攻诸侯，挫败合纵之约，他时常思虑没有人可以使于秦并得到秦王的信用。他想，如果有人在秦用事，那么情况就会好些，想来想去，苏秦想到了张仪，觉得张仪很适合做这件事。于是苏秦派人对张仪说：“你当初与苏秦友善，现在苏秦已经做

了官，掌了权，你为何不到他那去活动活动，从而求得实现你的愿望？”张仪也听说苏秦在赵国当权，想起旧日同窗，交谊不错，就决定到赵国去碰碰运气。

张仪到了赵国，到苏秦府上谒见苏秦，但不得见。因为苏秦已经事先告诫门小人，不要替张仪通报。第一次没见到苏秦，张仪并未生气，他知道苏秦现在太忙，所以他一连数日都去苏秦府上求见，可是数日都见不到。这下子张仪可确实有些生气了。张仪不知道，这些都是苏秦的安排。苏秦这几日，让门小人既不给张仪通报，又不让他完全失望，就这样吊着他的胃口。

过了几天，苏秦觉得差不多了，就让门小人把张仪领进府中，自己则衣冠楚楚地出来见他。按理说，老同学相见，应热情接待，互述衷肠，用现代话说，该热烈握手，请坐，好好招待，总之要有些特别的气氛。但苏秦却一反常规，他竟让张仪坐在堂下，让张仪吃仆夫婢妾之辈才吃的饭食，显得非常简慢，很有些看不起他的意思。待张仪吃完了粗粝的饭食，苏秦就开始责备他了：“以你的才能，怎么竟会自己困辱到这种地步。我是不可能推举你而让你富贵，你不值得我收录。”苏秦把张仪数落责备一顿，还假意向张仪道歉，最后把张仪打发走了。

张仪来赵国见苏秦的时候自己觉得与苏秦是老同学、老朋友，希望苏秦能给自己些帮助，得些好处，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，这个老同学不但不帮助自己，反而责备自己，侮辱自己，所以非常生气。张仪离开赵国都城邯郸，一边走一边思前想后，真是肠一日而九回，反来复去，把天下的诸侯都

仔细地加以各方面考虑，结果很清楚，七国诸侯，除秦以外没有一个诸侯可以奉事，不是目光短浅，胸无大志，就是自私自利，苟且偷安，只有秦国可以给赵国找麻烦，困辱赵国，而且秦从很早以前，就招揽人才，以扩大实力，所以张仪最后决定西向入秦谋求发展。

张仪气冲冲地走了以后，苏秦把自己门下的舍人找来，对他说：“张仪，是天下的贤士，我本来是不如他的。现在我有幸先用于世，但能够在秦国用事掌权柄的，只有张仪一个人可以。但他很贫困，没有因由和机会可以被进用。我恐怕他以小利为满足而不能实现大志，所以特意召见而折辱他，以激他争胜之意。你替我暗中奉事他，帮他成功。”于是苏秦把自己的想法向赵王作了说明，赵王就派苏秦舍人带着金币和车马，暗中跟随张仪。派来的人故意接近张仪，晚上住宿住在同一个店中，与张仪搭话交谈，把车马金币赠送给他，让他根据自己的想法，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不足的可以再取。张仪开始很感惊异，他觉得两人相知并不深，这什么要对自己出奇的好呢？那个赵国派出的人编了一套说辞，说张仪是天下贤人，总有一天会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扬名后世，又说自己无才智，但有金钱，希张仪先用这些钱活动，待以后有了富贵，不要忘了资助的朋友就可以了。张仪被说动了心，又憋着气想到秦国去求仕，所以就收下了赵人的馈赠，表示以后有发达那一天，一定重重相酬。

俗话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又说，长袖善舞，多财善贾。张仪有了金钱车马，马上神情气度就与前大不相同。他坐着华丽的车子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气宇轩昂地到了秦国。他用

钱上下买动，很快就见到了秦惠王，惠王与他交谈，被他打动，让他做了客卿，同他在一起商量征伐山东诸侯的事情。

看到张仪在秦国站住了脚跟，获得秦惠王的信任，赵国来的苏秦的舍人就向张仪告辞要离开，张仪很奇怪，他说：“我全依赖你才得以登上显赫的位置，正准备报答你的大德，你为什么突然要离去呢？”舍人见时机到了，就对张仪说：“我并不了解您，了解您的是苏君。苏君担心秦国征伐赵国，破坏了合纵之盟约，认为非您没有人能掌得秦国的权柄，所以故意激怒您，派我暗中奉给您资用，这都是苏君之计谋。现在您已被信用，请允许我回去报告给苏君。”张仪听说了以后，感叹地说：“唉呀，这在我所学的术中我却没想到，我不及苏君，这是很明白的。我又新被信用，怎么能谋取赵国呢？替我好好谢苏君，苏君在的时候，我张仪决不敢说任何谋赵的话。况且苏君在的时候，我张仪怎么能敢谋赵呢？”于是，张仪为苏秦的舍人具车备马，并让他带上自己精选的礼物，送他离秦归赵。

张仪为客卿相秦以后，首先就给楚国的相国写了一封信，信中告诉楚相说：“当初我同你一起饮酒，我没有偷窃你的玉璧，你竟然笞打我。现在，你好好保守你的国家吧，我就要盗你的城了！”楚相得信以后，细思前情，衡量秦楚的形势，好些日子心神不宁。

二

张仪任秦相不久，巴、蜀两国相互攻击，为了打败对方，

都派人来向秦告急，请求发兵帮助自己。秦惠王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就打算发兵伐蜀，但又觉得道路险峻狭窄大军难至，又怕韩国趁机前来侵扰；秦惠王想先伐韩，然后再伐蜀，又恐怕有不利；欲先伐蜀，又怕韩乘秦国疲弊而来袭击，因而犹豫不定，始终下不了决心。秦惠王把大臣们找到一起，就伐蜀还是伐韩进行议论。司马错主张伐蜀，张仪主张伐韩，二人在惠王面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

张仪说：“亲近魏国，善待楚国，发兵直下三川，扼塞什谷的谷口，屯兵当屯留之道，让魏逼绝韩南阳（今河南沁阳县，因在吕梁山之南，故称曰南阳。非今南阳）。楚国兵临南郑（地当在今河南巩县南），秦攻新城、宜阳（新城当在今伊阙左右，宜阳即今宜阳）。而兵临东西二周的郊野，声讨周王之罪，侵掠楚、魏的土地。周自知不能救难，必定献出九鼎宝器。占有了九鼎，案察图文书籍，挟持天子而号令于天下，天下没有谁敢不听从，此是王天下的大业啊。现在那个蜀，是处在西方的僻远之国，和戎狄是一样的，使军队疲惫而辛劳民众不足以成名，得到了那个地方也不足以为利。臣听说，争名在朝廷，争利在集市。现在的三川、周王室，是天下的朝市，然而大王不去争，却争于戎狄，这离王天下的大业太远了。”

司马错不同意张仪的说法，他说：“不是这样的。臣闻之，打算让国家富强，务须扩大土地，打算使军队强盛，务须使百姓富厚，打算王天下，务必广博德行，这三种资本具备了，那王业也就随之而来了。现今大王地方狭小，人民贫困，所以臣希望先从容易的事情做起。蜀，僻处西方的国家，是戎

狄中的强大者，但是有了夏桀和商纣一样的昏乱。用我们秦的力量去攻打它，就像让豺狼去追逐群羊一样。得到了蜀国土地足以使我国土地广大，夺取他们的财货足以使我们的百姓富足，士兵可以得到膳食，不敝百姓而他们就己经臣服了。攻取一个国家但天下不认为是暴虐，利益可以直到西海而天下不认为是贪婪，这就是说，我们一次行动而名实相符，同时又有禁止残暴除去昏乱的名声。现在如果攻打韩国，劫夺天下，这就是留下恶名了，而且未必有利益，又有了不义的名声，攻打天下所不愿意让你攻打的对象，就危险了。臣请求让我把所以如此说的原因说完。周王室，是天下的宗室，与齐国、韩国相互交好的国家。周自知要失去九鼎，韩国自知要丢掉三川，那这两个国家就得并力合谋，并通过齐国、赵国而请求魏国、楚国帮助解决困难，周把鼎送给楚，把土地给魏国，大王不能禁止这样做的。这就是臣所说的危险。所以我认为，伐韩不如伐蜀有利。”

听了张仪和司马错的议论，秦惠王认为司马错的意见不错，就说：“好！寡人就听你的话。”于是就发兵伐蜀，很快就把蜀国灭掉了，把蜀王由王号贬为“侯”，派陈庄去管理蜀地。从此蜀就属于了秦。蜀属秦以后，秦疆土扩大，财货增加，国家更加富厚，越加轻视天下诸侯了。

秦惠王十年（前 328 年）惠王命秦公子华同张仪领兵围魏的蒲阳（今山西隰县），蒲阳城投降了。张仪借机劝说秦王把蒲阳再给魏国，并且把公子繇作为人质送给魏。于是张仪就对魏惠王说：“秦王对待魏国非常厚，魏国对秦不可以无礼。”于是魏国就把上郡（地在今陕西延安榆林一带）少

梁（在陕西韩城县南）献给了秦国，向秦惠王表示感谢。秦惠王见张仪不用动刀兵就得了如此多的地盘，十分高兴，就让张仪做了秦国的“相”。不久，把少梁更名为夏阳。

张仪在秦为相四年，在公元前 324 年立秦惠王为王。在此之前，秦惠王称为惠文君，张仪立惠文君为王之前，魏、韩之君都称了王，所以张仪也让惠文君称了王。过了一年，张仪又出外领兵，取得了陕这个地方（今河南陕县），并且领人修筑了上郡的防守边塞。

过了两年，秦王派张仪与齐相、楚相、魏相在啮桑（在今江苏沛县西南）相会。诸国相此次相聚会，是为了订盟，这是秦离间山东六国合纵之亲的一个行为。张仪从东边回到秦，与秦王商议，决定免相秦，秦把张仪送到魏国，让他相魏，但为秦国办事，这纯粹是当间谍。秦王和张仪的想法是要张仪想办法说服魏王首先奉事秦国，以便让山东其他诸侯国学样。张仪到魏以后，利用各种机会劝说魏王，但魏王不肯事秦。秦王听到张仪的报告，非常生气，就派人伐取了魏的曲沃（在今河南灵宝县东曲沃镇）和平周（在今山西介休县境），并且在暗中对张仪更加好。张仪对此很感惭愧，他在魏负有使命，却没有完成，感到没脸回秦，只好留在魏国。张仪留魏第四年的时候，魏襄王卒，襄王儿子哀王继立。这 4 年，张仪虽不停地努力，但襄王就是不听，现在哀王即位，张仪又劝说哀王，哀王也不听他的话。这使张仪特别恼火，于是暗中让秦伐魏，而他自己则在魏的内部做手脚。秦伐魏，魏因迎战，结果失败。

哀王立的第二年，齐国又派兵来攻魏，在观津（在今河

北武邑县东南)这个地方把魏兵打败。秦国准备乘这个机会再次攻打魏国,先攻韩,打败了申差率领的大军,斩首8万,使天下各诸侯国大感震惊恐慌。

这时张仪又来劝说魏王了,他说:“魏国地方不过千里,士卒不过30万,土地四平,各诸侯国都与魏接界,四通八达,像车辐_輳向车轴似的,没有名山大川作为国家的屏障。从郑(今河南新郑)到梁(魏之都大梁,今开封)200余里,车驰人走,不用怎样费力就到了。梁(即魏国的又称,因国都在大梁,故称梁)南与楚国接壤,西与韩国接壤,北与赵国接壤,东与齐国接壤,士卒需要防守四方,守卫亭堠塞障的人不下10万。梁国整个的地势,就像一个战场似的。梁与南边的楚联合而不与齐联合,那么齐就会攻击东边;向东与齐联合而不与赵联合,那赵就会攻击北边;不与韩联合,则韩就会攻击西边;不与楚亲近,那楚就会攻击南边,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道理。况且诸侯现今搞这个合纵,是要用这办法安定社稷,尊贵主君,强盛兵力,显扬声名。现今合纵者统一天下的人,相约为兄弟,在洹水上杀白马以互相坚定信任,但是,亲兄弟同一个父母,还有的要互相争夺钱财,现在却要依恃诈伪反复无常的苏秦的余谋,这不能成功是很明显的。

大王不奉事秦国,秦派兵攻河外(谓山西中南一带)据卷、衍、酸枣,劫卫而取阳晋,那么赵国就不能南下,赵不能南下,梁又不能北上,那么合纵之道就断绝了,合纵之道断绝了,大王之国想要没有危险就不可得了。秦国摧折韩国而攻打梁国,韩国对秦国畏怯,秦韩合而为一,梁国的灭亡

可立待了。这是臣所以为大王感到忧患的事啊。

替大王考虑，没有比事秦更好的了。奉事秦国，那么韩、楚必定不敢妄动；没有楚、韩的忧患，那么大王就可以高枕而卧，国家必定无有忧患了。

况且，秦国所要削弱的国家没有比楚更急切了，而能使楚国削弱的没有比梁更合适的了。楚的士卒虽然很多，但是轻装北进，不能长期坚持作战。把梁的全部兵力集中向南攻打楚国，取胜是必然的。割楚的土地增加梁的疆域，亏损楚国而讨好秦国，转嫁祸患安定国家，这是好事情。大王如果不听我的话，秦国派出甲兵向东伐梁，那时虽然想奉事秦国，却不可得了。

况且主张合纵的人大都奋其辞辩而少有可信，游说一个诸侯就可以被封侯，所以天下那些游说之士没有一个不奋力尽智来宣传合纵的好处，以此说动人主。人主认为他们有辩辞而牵连其说，哪里不被眩惑呢？

臣听说，积羽毛可以沉舟，轻的东西堆集起来可以折断车轴，众人的口可以铄销黄金，积毁可以销骨，所以希望大王好好考虑决定计谋，并请允许我离开魏国。”

魏哀王被张仪一说，真的给唬住了，于是背叛了六国合纵的盟约，请求与秦结盟。张仪在魏数年，终于办成了这件事，使秦得了实惠，又破坏了合纵之盟，于是就回到秦，继续做秦相。

后来，魏国从与秦结盟中不但没得到好处，反而损失了不少，在关东孤立，又受秦欺负，于是在3年之后，又背叛了秦国，加入合纵。秦发兵攻下曲沃。第二年，魏害怕了，又

奉事秦了。

张仪凭三寸之舌，说魏事秦，离间了合纵之盟，这开始了合纵之盟的瓦解。

三

秦国打算征伐齐国，但当时齐、楚两国以合纵而很亲近。秦有些担心。齐、楚都是大国，实力与秦相当，两国联合抗秦，秦国就难以支持了。为了离间齐、楚的关系，秦国派张仪到楚国去进行活动，名义上是秦放其卿，实质上是派间谍。

楚怀王听说张仪要来，以为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呢，把最好的房子空出来，亲自去接待张仪。楚怀王将张仪接入宾馆，对张仪说：“这里是僻远简陋之国，您有什么可以开导我呢？”张仪来楚，有明确的目的，于是他说：“大王如果确实能听我的话，那就锁闭关隘断绝与齐的盟约，臣请求允许我献上商於之地 600 里（於，音 wū。商於在今陕西商南县、河南淅川县、内乡县一带）让秦国之女做大王的妾，以奉帚帝，秦楚之间嫁女娶妇，永远做兄弟之国。这样，就是北边削弱了齐国而西边对秦国有好处。计谋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”楚怀王非常高兴，同意按张仪的意思办。

楚国的群臣，见怀王高兴，都给怀王祝贺，只有陈轸不但不祝贺，反而对怀王先行慰问。怀王大怒，说：“寡人不用兴师发兵就得到了 600 里土地，群臣都来祝贺，你独独吊问，为什么？”陈轸回答说：“不是这样的。以臣看，这件事绝不简单，商於之地不能得到而且齐秦两国必定联合，齐秦联合

那么祸患一定会来到的。”楚王问：“有什么说法吗？”陈轸于是回答说：“秦所以看重楚，因为楚与齐有盟约。现在闭锁关隘绝纵约于齐，那么楚国就孤立了。秦对孤立之国还有什么贪求的呢！会给它商於之地 600 里？张仪回到秦国，必定辜负大王，这样，就北与齐绝交，西边被秦国引起祸患，而两国必定一起都到楚国来。善于替大王计谋的，不如暗地里与齐联合而表面上与齐绝交，派人跟随张仪。假如给我们商於之地，绝交于齐也不晚；不给我们商於之地，暗中与齐联合定计就可以了。”

楚怀王听了陈轸的话不但不觉悟，不认真想一想，反而说：“希望陈先生闭上嘴不要再说这件事了，你就等我得地吧！”于是把相印交到了张仪的手上，用很多财物来收买他。并且锁闭关隘与齐绝交，派一个将军跟着张仪，准备接收商於之地 600 里。

楚怀王的算盘打的不错，但张仪比他想的可聪明多了，派个人跟着他也不行。

张仪回到秦国以后，一次坐车，假装挽不住上车用的绳索，故意从车上摔下来，然后就称病有 3 个月不上朝。张仪不上朝，楚国就无法得地，这道理很明白。楚怀王听到这个消息，根本就没想到这是张仪玩的花样，是想激他绝齐更彻底，然后使齐怒而附秦，楚就被完全孤立了。楚怀王说：“张仪认为我绝齐不彻底吗？”他还想向张仪表功，于是就派人到宋国，借了宋国的关符到齐，见到齐王以后把齐王辱骂了一顿。还有一句老话，蠢人总是蠢人，做了国君照样是蠢货，楚怀王就是一个蠢货。他没想到，齐王是一国之君，你辱骂他

会有什么结果？他更没想到，张仪的目的就是要使楚齐绝交，然后各个击破，结果他贪小利而入入了人家的圈套，吃了大亏。

楚王派人辱骂齐王，齐王大怒，就派人到秦国，卑辞厚礼，表示要与秦结盟对付楚国。两国的盟约搞好了，张仪才到朝堂上去。张仪看楚国使者还在那等着就说：“我有一个食邑 6 里，愿意把它奉献给楚王。”楚使一听，感到不对劲，就说：“臣受我王的命令 要我接受商、之之地 600 里，没听说 6 里。”张仪笑而不答，不再搭理楚使。楚使无奈，只得赶快回去报告楚怀王。怀王一听 登时大怒 发国中大兵攻秦 企图夺取秦的土地。

这时陈轸对楚王说：“我可以发言讲话吗 我认为 攻秦不如割让土地赂秦，秦受赂，就可以与楚合兵并力攻齐。这样，我割地给秦，却从齐国取得了补偿，大王之国还是可以照样存活的。”楚王前时愚蠢 此时也并未学乖 他根本不听陈轸的建议，觉得自己了不起似的。于是怀王发兵，派将军屈匄（gài）领着攻打秦国。秦国早有准备，又与齐联合，一同攻打楚国，把楚兵打得大败，斩首 8 万 屈匄也被杀掉。楚国的丹阳（当在今河南淅川以南）和汉中之地，被秦占领了。楚怀王不甘心，又多派兵去攻秦，大军从武关入，深入到了蓝田。秦是诱楚深入，以使他们辐重等运送不及。一见楚兵到蓝田，便出兵接战，楚兵又一次大败，楚国无奈，只好割让两座城池土地给秦，与秦讲和。

秦得了楚两城，并不满足，于是又想了一个办法，想骗楚的黔中之地。秦派人到楚国去，对楚怀王说，秦国准备以武关外的土地换楚的黔中之地，希望楚能答应，这样，两国

就像兄弟一样了。这明明是个骗人的圈套，而且严格地说，这花招也并不高明。武关外的土地接近秦国，是中原，黔中远在长江以外，是蛮荒，干么要换呢？你不要理他就行了。可楚王又心活了。不过这次他总算还知道，导致楚国地失兵挫的是张仪，张仪把他骗苦了。于是他说：“不愿意以地换地，希望能得到张仪，那我就献上黔中之地。”你看，这时楚怀王还像一个懂点事的人，好像长大了些。但不多久，他就又变成小孩子了，这是后话。

秦使回到秦，把楚怀王的话一说，秦王觉得牺牲一个人得大片土地，值得，就想让张仪到楚国去，但又想到张仪为秦立了大功，坑了魏国，骗了楚国，破坏了合纵盟约，使秦可以纵横天下，因此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说。张仪是何等样人哪，他学的“术”中就有察颜观色这一种，用现代话说，他学了心理学，很善于揣摩人的心思。他一见秦王的样子，又知道了楚王的话，就知道秦王想让自己去，只是不好意思明说。他想，与其让人家说出来再走，不如自己先提出来，这样才能让人家看得起；再说楚怀王那两下子，自己早已了解，见利忘义，目光短浅，遇事优柔寡断，好了疮疤忘了疼的货，周围又都是贪利之徒，自己有办法对付他们。于是张仪对秦王说：“请大王让我去楚国吧。这样秦可不遣兵卒，不费资财，就能得到大片土地，这不是很好吗？”秦王说：“那个楚怀王因你用商於之地骗他，非常生气，他这是要治你的罪以满足自己的心愿。你去了太危险了。”张仪笑着说：“秦国强盛，楚国衰弱，我又与楚国大夫靳尚交好，靳尚奉事楚王夫人郑袖，而楚怀王又昏昧无算，郑袖说的话他都听从，我去了只要搞

好与他们的关系，保管没事。况且我是奉大王之命出使楚国，楚怀王怎么敢对我加以诛戮？即使楚王不怕秦攻打而把我诛戮了，秦因此而得到楚的黔中之地，那也是我最大的愿望。”你看，张仪的分析多透彻，说得多动听，他算真的摸透了人主的心思了。秦王见张仪说得如此恳切，而且又有了退路的安排，况且他也确实想得黔中之地，于是就安慰并鼓励几句，说了点场面话，就派张仪再次入楚。

张仪到了楚国，先见了靳尚，做了必要的安排，然后去见楚怀王。楚怀王一见张仪竟敢前来，觉得颇为吃惊，这时他正在火头上，立即就把张仪囚禁起来。

靳尚一见张仪被囚，就按照事先的安排去见郑袖。靳尚一见郑袖，就说：“你知道你在大王面前是很下贱的吗？”这一问，把郑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因为郑袖一直以为楚怀王最宠信自己了，不知靳尚为什么要这么说。所以郑袖惊诧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靳尚于是说：“秦王非常喜欢张仪，一定要让他出来，现在准备用上庸（今湖北房县、竹山一带）之地 6 县贿赂楚国，把美人聘许给楚，用宫中善于歌讴者为媵。楚王看重土地尊奉秦国，秦女必定宠贵而夫人就将被贬斥了，不如你替他（指张仪）说话而把他放了。”郑袖是个只知保住自己尊宠地位就行的妇女，她懂什么国家利益不国家利益的，只怕秦女真来了，她就不能得楚王的宠爱了。于是郑袖就大吹枕边风，多少天一见楚怀王就在耳边上说：“做人臣的都是各为其主所用。现在土地并未入秦，秦派张仪来，这对大王是很尊重的。王未有礼而杀了张仪的话，秦王一定大怒，要派兵攻打楚国。妾请求让我和儿子全都迁到江南去，

以免被秦国当成鱼肉。”这个时候 往往见出一个男人的见识。楚怀王根本就未好好想一想，就听从了郑袖的话，他觉得对张仪囚禁不对了，很后悔，于是就把张仪给放了，厚待他、礼敬他像以前一样。这样的一个人主理国事，这国家还能好？人家骗了他，他还觉得被骗的对，兵败地削，不但不怒，反而厚待，真不知他想些什么。

张仪被放出以后，感到很兴奋，也很安全。他并不急着回秦国去，而是在楚国呆了下来，好像一个尊贵的客人一样。正在这时，苏秦为燕谋齐，被齐国的大夫派人刺死。张仪听到这个消息，很感悲伤。他觉得自己显于秦，全是苏秦帮助的结果，原来他不想过分地破坏苏秦的纵约，现在可以肆行无忌了。

于是张仪就对楚王说：“秦国占的土地半天下，兵力可以敌上四国之多，依恃险固之关隘，襟带大河，四面像关塞一样，都很坚固。虎贲之士百余万，战车有千乘，骑万匹，储积的粮食如丘山。法令很明确，士卒都安于赴难乐于战死，主上明智而严厉，将帅智谋而勇敢，虽然不派出甲兵，但席卷常山的险要，一定折断天下的脊梁，天下有后服的一定先灭亡。况且搞什么合纵，无异于驱赶群羊而攻击猛虎，虎与羊不是同等的是很明显啊！现在大王不相与猛虎反而相与群羊，我私下以为大王此计错了。

天下强国，不是楚就是秦，不是秦就是楚，两国交相争斗，其势不能两立。大王不相与秦，秦派兵据守宜阳，那么韩国北部地区就不能通，出兵河东，攻下成皋，韩国必定入秦称臣，梁就会跟随着这股风而行动。秦攻打楚的西境，韩、